

中国戏剧出版社

李鸿盛艺术生涯

刘连仑 编著
赵兵



京剧艺术自清代形成到现在，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二百年来，正是一代又一代京剧艺术家辛勤耕耘，一批又一批京剧爱好者精心培育，才使这艺术殿堂的瑰宝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在早期有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到了清末有谭鑫培、孙菊仙、汪笑侬等等。新文化运动以后，一大批卓有建树的表演艺术家把京剧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名家蜂起，流派纷呈，真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周信芳、奚啸伯、谭富英、杨宝森，众生角鳌头独占。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张君秋、毛世来，诸旦角群艳争芳。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裘盛戎、袁世海，名净如林。

没有这些大艺术家，也就没有京剧艺术的今天。

李鸣盛先生，就是承接了这些艺术大师创造的艺术精华的当代京剧艺术表演家。他十二岁开始学戏，十三岁登台，十七八岁已是名噪京华。他主攻老生一行，师承余（叔岩）派，后来又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学到了杨宝森先生杨派唱法的真谛，是我国京剧界公认的杨派艺术优秀传人。但他并不满足去模仿前辈，而是潜心琢磨，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创立了自己的风格。行腔吐字，他追求精巧细腻，于朴实中见富赡，于淡雅中见华采，忽而刚健振人心魄，忽而委婉催人泪下。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但一举手一投足真中见美，而且心神外化，神形兼备。同是一个“诸葛亮”，同是一出《失·空·斩》，在他演来，活脱脱的一个真人立在观众面前。中国戏曲美讲求“意”、

“韵”、“气”，鸣盛先生的表演真正地体现出京剧美的很高境界。

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鸣盛先生心中时刻装着人民。艺术离不开人民，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了戏曲艺术。这是他不断努力的原动力和精神支柱。为了人民，他毅然放弃了高薪诱惑，年轻时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京剧团，走东北下江南，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1958年他毅然决然来到大西北，从此把大半生艺术生命交给了西北人民。在宁夏的三十余年里，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宁夏人民付出了大量心血，给人民送来精神食粮。他对宁夏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不能不使人感佩至深。京剧界正是有了像他这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艺术家，才有了植根于沃土的顽强的生命力。

都说戏曲陷入了低谷，在我看来，只要有鸣盛先生那样执著追求艺术的精神在，有鸣盛先生的为民之心在，后代们能学到这两点，戏曲的春天一定为期不远。

这就是这本书想奉献给读者的心意。

我想，当你读完它的时候，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吧？

1991.12.11.于银川

目 录

目 录

(88)	序·····	杨杭生	(1)
(111)	·····	·四十	
(133)	一、话说李华亭·····		(1)
(153)	二、一曲定终身·····		(8)
	三、吃上了戏饭·····		(15)
(137)	四、小童伶粉墨登台·····		(22)
(141)	五、孩子，倒仓啦！·····		(32)
(151)	六、在“倒好儿”中成长·····		(41)
(164)	七、杨派魔怔·····		(49)
	八、活脱杨三爷·····		(56)
(186)	九、在革命的熔炉里·····		(61)
(193)	十、塞上春秋·····		(69)
(199)	十一、好一个草莽英雄·····		(80)
(202)	十二、重返京都展英姿·····		(91)

目 录

录 目

(1)	十三、菊圃育英才	(98)
	十四、婚姻	(112)
(1)	十五、音像珍品永流芳	(123)
(8)	十六、余晖灿灿春无限	(129)
(18)	附：李鸣盛谈艺录	
(22)	琐谈《碰碑》	(137)
(28)	老树新枝话《杀家》	(146)
(11)	谈谈学习杨派艺术	(155)
(14)	漫话《失·空·斩》	(164)
(22)	“有分量不能称，有尺寸难以	
(12)	量”	(186)
(22)	深沉含蓄，雄浑豪放	(192)
(08)	广交师友获益多	(195)
(10)	后记	(205)

一、话说李华亭

要

是提起梨园行来，您准会想到京戏。京戏这玩意儿，就凭着那舞台上那一亩三分地儿，便能有声有色地演出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故事来。您走进剧场，台上锣鼓家伙哐切哐切这么一敲，大幕往两旁边一拉，就算开戏了。您想听那有滋有味儿的唱儿，是想看那连翻带打的武把子，还是想瞧那细腻传神的做派，可谓应有尽有，让您尽情地来一次美的享受。台上的演员们搽粉的搽粉，勾脸的勾脸，把那镶珠嵌玉、五光十色的头面、盔头往脑瓜子上一戴，把绣金缀银、红绸绿缎的行头往身上一穿，这个扮老生，那个扮旦角，这个扮花脸，那个扮丑角，真是人、禽、虫、兽、鬼怪、神仙，美、丑、善、恶，五行八作无所不包。人不

说：戏台小天地，人间大舞台嘛。

公元1790年，清乾隆皇上八十大寿，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接连进京献艺，受到宫廷内外的热烈欢迎。以后，湖北楚班儿也相继到京。徽楚二班经常同台合作，互相吸收，逐渐形成了人人喜爱的京戏，发展到今几个也有二百来个年头了。若说这好角儿是代不乏人，出了不少。单就老生这一行而言，更是名流荟萃。如果从沈容圃所绘的“同光名伶十三绝”算起，就有程长庚、卢胜奎和杨月楼，以后又出了显赫一时“满城争说叫天儿”的谭鑫培，另外还有孙菊仙、汪桂芬、刘鸿声等等。到了四十年代，更是名家辈出，什么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关外唐（唐韵笙），四大须生三大贤^④，不论他们演什么戏，唱什么腔，念什么白，一张嘴个顶个的是旱香瓜儿——另个味儿。就说《文昭关》这出戏吧，早先程长庚程大老板在三庆班的时候时常露演。后来汪桂芬又以实大声宏的气魄，把它唱成了汪派的看家戏。随后老乡亲孙菊仙和言菊朋及凤二爷王凤卿，也曾使这出戏在京城风靡一时。可到末了，真把这出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大江南北，直到传至海内外，那还得说是杨派老生的创始人——杨宝森先生。不过，咱们这位杨三爷虽说艺高德也高，可惜身子骨儿长年不佳，他仅仅在尘世间度过了四十九个春秋，就于1958年早逝而去。杨先生虽然不幸病故，值得庆幸的是，这脍炙人口的杨派艺术总算没有失传。在众多杨派继承人当中，大江南北出类拔萃者尽管为数不

少，可要说影响最大，成绩最为突出的，还得属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鸣盛。

要谈李鸣盛，先得说说李华亭。李华亭何许人也？乃是李鸣盛的老爷子。他于1889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七八岁的时候李华亭在一家洋行里当伙计，扫地、泡茶……什么活儿都干。老板见他既聪明又勤快，所以十分喜爱。慢慢地教他学着管帐，一晃几年过去，李华亭练就了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李华亭不喜欢抽烟、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爱听个戏。城里头哪个园子里有京戏，他只要有空儿，非去不可。日子长了，跟戏园子里的茶房们混得很熟。戏园子的人见他这么喜欢戏，于是撺掇他扔掉洋行的差事，索性进了戏班儿，吃上了戏饭。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他又跟着戏班子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并且进入了上海有名的剧场——共舞台。

当时上海正风行连台本戏和编排新戏，共舞台也不例外。排这些戏不像演传统戏，单靠一桌二椅就行了，讲究得有机布景。心灵手巧的李华亭先在戏园子后台干拉大幕、摆布景、拉片子的杂活儿，然后又学着做布景、画片子。俗话说“没有三天的力巴”，干了没有多长时间，舞台的上上下下，没有他不熟不懂的。戏园子里，只要排连台本戏和新戏，还真离不了他。那阵子常在共舞台演戏的名角儿，属威震大江南北的盖叫天最革新，喜欢排新戏，所以李华亭跟盖叫天的时间也就较长。1921年底，盖叫天应名老生三麻子(王鸿寿)之邀，带着新编的《七擒孟

获》、《劈山救母》等戏到了天津卫，李华亭自然也就跟去了。

到了天津卫，盖叫天与时慧宝、三麻子、娄廷玉等人在天福舞台合作上演拿手好戏和带有机关布景的新戏。一连几个月场场爆满，大受欢迎。当时盖叫天的三哥张英俊正在天津组班儿（盖叫天原名张英杰，排行在五），手下恰好缺个跑腿办事的得力伙计，他一眼看中了精明强干的李华亭。张英俊于是便和五弟商量，把李华亭留了下来。

张英俊自己不仅能演戏，还常常亲自出头邀角儿，他与唱老生的董风岩经常带着李华亭来往于京、津两地，与被邀请的角儿谈公事（即待遇、报酬及演出日期、剧目等），剩下一些买车票、运道具的差事，就归李华亭去办理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李华亭和北京、天津那些大大小小的角儿们，也都混熟了。有时候张、董二位有事分不开身，他就成了戏班儿里、戏院里邀角儿的代理人。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23年。

再说当时北京戏班里有位王福山王大爷，祖上曾在清廷为官，他本人开过公寓。后来家境衰落，不得不在戏班儿里靠画布景糊口度日。王大爷有子女五个，大闺女清清，送到戏班子学了京剧老旦，后改名王韵甫，常跟小兰英、姚玉兰等坤角在北京鲜鱼口的华乐园同台演出。大儿子春生，子承父业，也干上了拉片子这一行儿。二儿子金亭，原先在铁工厂做事，后来也进了戏班儿，在尚小云的荣春社里专做机关布景，很有出息。三儿子益正，学京剧文武老生，玩意儿出类拔萃，只可惜刚刚成名，便因病早逝。

小儿子焕文是京剧丑角，在天津等地很有名气。王大爷则和闺女韵甫同在华乐园的戏班子里共事。华乐园也是李华亭经常邀角儿的地方。他来过几趟之后，就引起了王福山的注意。李华亭原来和王大爷干的是同一行，所以爷儿俩聊起天儿来分外投机。王福山见这个满嘴湖北腔的青年，长得是眉清目秀，见人彬彬有礼、和气可亲。办起事来精明强干，又能写会画，不像戏班儿里那些粗俗之辈。再一打听，得知李华亭是个独身，三十好几还没成家，在京城无牵无挂，就有了把闺女嫁给他的意思。

王大爷回到家里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的脑袋就像个拨浪鼓儿似的，摇了又摇。她嗔怪地说：“咱闺女在戏班儿里大小也是个角儿，干嘛要嫁个穷光蛋？况且又是个‘南蛮子’，岁数比闺女大出一轮还多……”

王大爷却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劝起了老伴儿：“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小看这个湖北佬儿，他可是个有心人，又勤快又能干，今儿个虽是个穷小子，日后准能出人头地！”

老伴儿终于拧不过老头子，到底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李华亭。女儿韵甫当时年仅十八岁。小两口婚后倒也和睦。李华亭在家里挑起了大梁，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儿，丈母娘见这位姑爷果然能干，也渐渐对他疼爱起来。

转过年，李华亭的第一位千金小姐呱呱落地，这就是后来嫁给童芷苓之兄遐龄的李多芬。多芬长大以后，女继母业也学起了京剧老旦。她承袭了母亲那宽厚、洪亮的嗓音

和父亲聪明的头脑，在艺术上成绩显著，成为上海京剧院一名优秀老旦演员。

又过两年之后，也就是1926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公历12月12日），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儿在北京前门外鹁儿胡同甲17号出生了，李华亭夫妇欣喜万分，特为贵子取名士琳，他就是今天的李鸣盛。

这时候的李华亭，通过几年的拚搏，已不是代人邀角儿，而是堂堂正正干上了“经励科”。“经励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艺界中的穴头，又可称之为文化掮客。干经励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要精通业务，二要有组织能力，三要有经济头脑，四要能言善辩。诸如怎么和大、小角儿们谈公事，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角儿们邀来，哪些角儿都吃几碗干饭，哪些角儿都有什么脾气，哪些角儿的戏能够叫座，哪些角儿能凑在一起配戏，每台戏的戏码儿怎样安排……这些都要看经励科这些人的本事。而上面所说的这一切，在李华亭手里办得都十分漂亮。有时候戏园里碰到某些刁钻的名角儿，不是开价过高，就是挑剔这挑剔那，找种种借口进行要挟。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李华亭出马，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保准把这名角儿请出山来。他处理事情既有见人三分笑、和气可亲的一面，又有六亲不认、软硬不吃的一手儿。尽管如此，众多的名角儿们都愿意跟他合作，因为他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又细致入微。以后他曾较长时期协助马连良、杨宝森等人组班，马、杨对他相当满意和钦佩。一次在马连良家中吃饭，饭后闲谈之中，马

连良对李华亭的经营手段十分赞赏，当即在他的扇面上写下了“天有九头鸟，地有湖北佬”十个大字，以此夸耀李华亭的聪明和能干。从这以后，李华亭在戏班儿中也就落下了“李鸟”的绰号。

李华亭在京剧界中是个相当出色的管理人才。他有头脑，有见识，所以日后李鸣盛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也多亏了这位老爷子。

注 三十年代先后成名的四位京剧老生演员，即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杨宝森，世称四大须生。又称老生中的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为须生三大贤。

二、一曲定终身

在中国，凡是当老家儿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长大以后能做一番宏伟的事业，光宗耀祖。旧年月更是如此。李华亭三十多岁才喜得贵子，他巴望着把自己唯一的宝贝儿子士琳培养成一个博士，或教授，将来再出国留洋，以改换门庭。1931年，李华亭全家迁往天津。他下决心把儿子鸣盛和女儿多芬送进了日租界的“竞存小学”读书。姐姐多芬虚岁十岁，弟弟鸣盛比姐姐小两岁。入学后，为了能互相照顾，李华亭请求学校把这小姐儿俩分在一个班里。一年以后，姐弟俩又一起转到英租界的“浙江小学”。多芬上学非常用功，接连两年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还是班长。鸣盛开头的学习成绩不错，分数也不低，头一年总分还得了个全班第三名。可学到第二年，他却退到

了二十几名。当时学的几门课程，他最发怵的是算术，上课学的是糊里糊涂，回到家里，姐姐一叫他做作业，他就用小手捂着头，紧皱眉头喊着：“我头疼。”因此，不及格成了家常便饭。语文勉强凑合，最好的要算是音乐课。只要是上音乐课，鸣盛的精神劲儿就来了，两只小手背在身后，挺胸抬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讲台上的老师，专心致志地听着老师的讲解，认真地跟老师一句一句地唱。下课后，自己还要反复练习，从不用人督促。自然这门成绩总得第一。鸣盛小时候不是那种登梯爬高、上房揭瓦的淘气包儿，也不是怕见生人，腼腆的那种大姑娘似的娇宝宝，他做事儿是从兴趣出发。他感兴趣的，只有唱歌和看戏。按说一般功课不好的孩子没人喜爱，可这个班的刘老师却对小鸣盛非常喜欢，他看到这个学生聪明老实，从来不给老师捅漏子。特别是歌儿唱得好，嗓子那么清脆响亮，因此，每当全校开大会唱歌儿时，总要推荐他去领唱。这下子，小鸣盛唱歌儿的劲头就更大了，您再瞧瞧他那几门功课，却是一天不如一天的往下坡溜。

李华亭有心栽花花不放，无心栽柳柳成行。他指望儿子将来读书成材，可没想到孩子偏偏不争气，一心只爱唱唱跳跳。李华亭这时已经是天津春和戏院经励科的主要成员，负责着戏院里邀角儿，安排戏码儿等一系列有关演戏的事务。春和戏院当时在天津是个大戏院，专接京剧大班，剧场能容纳千人左右，回声好，还设有对外宣传广播的大喇叭，在天津市影响很大。剧场演出十分繁忙，尤其

是逢年过节，一天两场戏，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李华亭是个少有的勤快人，办事认真，讲信誉，为了剧院，不论是安排戏码儿，还是和演员谈“公事”都是一丝不苟、平等待人、计划周密，事事处处他都身体力行。有时候为了到北京邀角儿，他经常乘火车当天打来回。风尘仆仆地往返于京、津两地，工作效率之高，没人不佩服。正因为他长年奔波劳碌，忽略了孩子的学业，根本没有时间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李华亭任春和戏院的后台经理后，把家眷搬到了戏院后门外的一座小楼里。没想到从此为李鸣盛看戏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姐姐多芬学习成绩好，也喜欢看戏，每天做完功课就带着弟弟悄悄地“走后门”钻进戏院去看戏。爸爸当后台经理，这小姐弟俩当然就享受特殊待遇，只要戏院有戏，他们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在春和戏院后门楼里住的这几年，小姐弟俩把好角儿戏看得多了。什么杨小楼、尚和玉、四大名旦，什么雪艳琴、章遏云、胡碧兰、周信芳、小达子（李桂春）、新艳秋、马连良、孟小冬、谭富英等等。看完戏回到家里，余兴未消，小姐俩便学起名角儿演戏的情景。姐姐学起尚小云和“富连成”科班的旦角刘盛莲来，那真是活灵活现，胳膊上绑上两条毛巾当水袖，左一甩，右一甩，常常惹得全家哈哈大笑。弟弟也不甘示弱，学得虽然不如姐姐那么像，但也有几分意思。一会儿正冠，一会儿捋髯，迈着四方步，真像个小“老生”。距春和戏院不远，还有个中和客栈，从北京或其他地

方邀来的角儿，有的为省些钱，就带着家属住在那儿。多芬和鸣盛一有空儿，也常跑到那儿去玩儿。戏班儿的孩子一玩儿起来没别的，就是学唱戏，学武把子翻斤斗。他们两个人当然也是积极参加者。见唱花脸的侯喜瑞先生的小儿子在地上翻小毛儿（前滚翻），李鸣盛也紧随其后跟着翻，越翻越起劲，这小毛儿一翻就是一串，当时，他们感到这是最开心的事了。

李华亭除在春和戏院供职之外，兼为北洋戏院邀角儿，同时协助马连良先生办起了“扶风社”。马连良任社长，他任副社长。马连良这个社长主要是唱戏，具体事务都由副社长李华亭操办。马连良经常出外巡回演出，李华亭必须带着家眷随同前往，这是戏班儿历来的规矩。孩子们当然不会例外，也就跟着到处跑。一天到晚除了玩儿就是看戏，从北京到上海，从南京到武汉，都是如此。

1936年，天津中国大戏院建成，李华亭又成了这个戏院的后台经理。戏院开幕式那天，戏院门前是张灯结彩，马连良先生为戏院剪了彩，并率“扶风社”全体演职员工演出了全部《群英会·借东风》，马连良还加演了《跳加官》和《大赐福》，真是为开幕式锦上添花。“扶风社”的阵容强大，吸收了不少名角儿，如小生叶盛兰，花脸刘连荣，丑角茹富蕙、马富禄，武生李盛斌等人。因此名声大振，接连在中国大戏院上演了一批新剧目及拿手好戏。其中有《羊角哀》、《青风亭》、《范仲禹》、《红鬃烈马》、《盗宗卷》、《汾河湾》、《四进士》、《马义救